海菴集 天
詩書
第三

海菴先生文集序

伽倻之山嶙峋秀拔拕㠐嶺之南蔚然爲是邑之望其氣之扶輿磅礴不專爲丹砂金錫而鍾出許多偉人其在羅麗時尚矣無論我穆陵之世寒岡東岡兩先生以道德文章爲百世之師卽玆山秀氣所禀也兩岡之後一州之鴻碩輩出比他郡迥別至 健陵末間海菴處士崔先生降于伽川之上倻麓之陽符彩淸瑩如氷壺貯月氣象温和如玉樹臨風亦淑氣之鍾也歟盖先生才器超邁志意堅慤幼失辟咡之

教而能敦篤乎彜倫長之指引之功而能沉潛乎經術保殘宜家爲實地工夫明善誠身爲日用程課端莊嚴愼而不離乎平常正直方嚴而不涉乎矜持所施當於理則全廩可傾而些吝不萌所得非其義則萬鍾可辭而一芥莫取履道日益亨進德日益崇掛牌秉拂於鄉社黨塾之間威儀可法言語有章辨禮如決訟解經如破竹聲氣之所擊動若栴檀之木溯風而香聞一方之士與被薰沐而仰之如長庚北斗苟使出爲世用則黼黻皇猷笙鏞聖治以推其學道之

效者必有以幾及乎諸先輩之偉蹟而奈之何
直指之薦刺使之褒不能以上達於九重之
邃畢竟終老草野噫乎其天也存順沒寧而先
生之天定矣尚復何嗟嗚乎先生所著有四七
辨鬼神論諸篇不曾蹈襲乎前儒之舊而皆出
於搜索體認之餘深造獨得之見吾未知近世
嶺南北窮宂談理之家更有如此見解否至如
心史禮說朱書攷疑井田稽式古史得失之訂
列國災祥之評滾滾談暢鑿鑿中窽詩亦冲澹
蕭散陶寫性靈而序記諸作惓惓於言行樞機

之際此吾先君雨坪子之所嘗顉卜其庸信庸
謹將應千里而動天地者也嗟乎衆瀾一變玄
亭寂寞星之人士大惧先生如道精義之發或
至於泯汲而無傳入患議出義氣鳩合銖兩惟
鋟梓壽傳是圖茲可見先生教澤之入人深而
抑非他州之士所能及也蘭善以姨弟之親獲
覸光範已在孩提時及長再扣門墻而誠淺學
蔑不敢操一經受一訓乃今八耋頹殘追恨靡
及屬者先生曾孫晋坤賫遺稿數十冊以其宗
老之命請余讐校又責以識其拳者盖商量存

拔季友種杞已先之矣今但正其訛舛第其方部猶以僭冒爲嫌况續言乎所以三辭而歸之末乃得其高弟所撰狀行文盥手敬讀恍然重見先生之玉貌星瞳而伽倻清淑之氣十分呈露於尺幅之間遂愴然久之草草泚筆慭識膚詞萎惟佛頭汙是懼云

歲癸卯天中節長水黃蘭善謹序

海菴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和吳天則 湯翼

晩歸亭與主人共賦

和贈張秀才 奎賚

次李道抴 源煕 洗心臺韻

讀書海印寺韓上舍國翁 命駿 見訪

次皇明都司中軍浙江施公大明壇韻

輓族大父蒙窩翁 柱河

輓察訪李公 存嵩

輓三從曾大父老圃公 衡重

輓淵西鄭公 巘

卷之二

卷之三

書

卷之五

雜著

序

記

跋

說

卷之六
銘

行狀

海庵先生文集目錄終

海蒼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敬次先祖竹軒先生與諸賢唱酬時字韻

先祖暨柳西厓金忠孝堂權青岩李月沙李白沙李漢陰金清陰鄭愚伏李蒼石諸先生

遺篇莊誦頓忘飢今古悠悠已久我思從來雖切羨墻慕其奈孱孫生不時

七人詩 並序

癸卯元月七日族中二三文人作七人詩盖七日謂之人日而又用七人字為詩是不過文人一時之戲非古例也余又和之為他日

堯何人也我何人形色者來揔是人旣人那免爲人

一笑之資

道堯舜人非別件人

秋日濡雨呂俊元 宜周 家適主人出外獨坐述

懷

不遠伽陽客緣何臥小堂山雲迷去路野雨逼虛林

舊契蘭空秀餘香菊自芳隣翁來許宿歸夢繞簷長

呈李丈 在敏

籬菊荒〻日汀蒲舟〻年秋多紅樹裏山複白雲邊

拙法惟安分眞心每聽天浮生多所感遐祝壽如仙

贈姨弟黃濟晋 萬善 同輔 蘭善

離濶經年獲惠音文辭清絶啓胷襟嗟哉寰險同君[illegible]徑底炎涼異古今有命猶求誠妄想當爲不徹豈眞心隨時隨分從容處莫向奔波較淺深

次上舍梧岡族叔文則 諱翰 立春韻

病裏春秋已五十自憐身與母多酸聊知分數終難免善事天君爲報安

述懷呈美道仁 晳欽

霽月閒雲一色空此中無恙臥蹤翁西山屹立祥光貯伊水潢流爽氣通爲問花香栽幾造每聽蟬語憶

高風何時樽酒相逢遠細說詩文較異同

訪黃公弼 浩善 黃晉懋 源善 其翌登玉峰謹次

密菴李先生韻

三月中年萬木開玉峰今日客登來兩山寄二相繆處剩得清濤一水回

敬次泉谷先祖贈別遁村李公詩

先祖與遁村李公爲道義交李公見忤於時竄貶其父委命於先祖時先祖丁內艱葬於羅峴廬居墓側見李公納而藏之合柱中夜則同枕而寢食則一盂而分以至三載不使

家人知之不幸李公丁父喪於葴中先祖親
執葬埋於母夫人階下數步之地而婢僕亦
莫之知其由也其後未幾世登玉燭李公告
歸漢陽先祖以詩贈別曰慷慨傷時淚滿襟
流離孝思達幽陰漢山迢遞雲烟隔羅峴盤
回草樹深天占後先雙馬鬣誰知君我兩人
心願言世〻長如此須使交情利斷金
遺躅分明一老襟東風落日故山陰百年修巳全三
德一代詞章體四深羅峴那堪雲樹隔漢濱應照玉
壺心至今馬鬣分前後誰識當年助白金

問熱

天地洪爐一氣中陶鎔萬物自成功安得北窓閑世界祇將餘日卧清風

謹次退陶李先生眼漸昏〻耳漸聾之句贈姜道仁

眼漸昏〻耳漸聾〻盲高臥北窓風雲消堯舜君民志樂在羲軒世界中繞座流霞千樹迴滿床纖月一天空題詩莫浪傳人口年少英豪笑此翁

檜淵講罷次朴丕卿 履基 韻

鳳去何年尋德音碧松芳草會吾林羞羡有為多欣

感老醜無知反愧心三八可推門路正百千難効已
功尋方圓進退相酬地雲穗天花繞樹婆

秋日寄李應晦

儘覺吾身稊太倉生涯小小在耕桑詩兼白雪矜懷
冷門對黃樓夜氣香前哲有謨銷舊癖還望無術愧
新方吁嗟霜髮今如許雲樹那堪歲月忙

次張致重其遠母夫人晬宴韻

南國有端士怡愉承孟母上堂問起居出闔治田畝
顏巷未空瓢曾廚必有酒景暖天中節風輕浴浦柳
悅親宜此時忠養亦何負仲米與王鯉謀韻及嫂婦

盃盤稱壽無嘉賓列甥舅衣彩成雙舞孫孩有幾走
蹬祝無窮意天山臨座右

秋夜憶李周老 源祐

牢臥伽陽寮後天懷人不見悟悵然蟲聲斷續蹤雞
下山色高低落月邊病葉驚秋愁白髮新詩吟露鴻
紅泉豪情雅意何時話禪盆賢拈讀十年

甲午七月往茶山與諸長老會話湖上

湖上乾坤大塵中日月忙樂睡悲髮白詩酒逼顏蒼
鶯渚翁心潔蟬枝客語涼晚來移草座歌曲動斜陽

次呈族叔仲善 謙翰大

山從伽洛國水走碧珍洲落景留孤樹流雲鎖小樓未能爲已客何用買人周可笑浮生事居然髮已秋

謹次盧丈 没

居索伽陽一僻村每承嘉惠喜醒昏無心冷甫當簷亂多事嬌爲八幕喧剩得閒雲淡洞壑且緣流水闢山門陽春正合詩家會意到何難供一樽

萬物吟

天地儲精萬物生物中旋見有人生人從鄉裏同爲物天亦初非物外生物去物來只這裏隨時隨處自然生自然二後言天道無事閑中一老生

敬次族曾大父員巖翁 益重 明發軒韻

孝親只在奉身宜畢·足宣言輒有息況乃佳城三里
近那堪孺慕百年追蒸䈴根餘霜幾過杉松枝老歲
多時至今明發懷人意碧水青山不勝悲

是非

自是非人便即非仁中有是是中非非非是是誰能
辨不是天眞莫是非

贈別姜禹聞 孝欽

南遊能耳客踏盡海門樣壯氣山方丈誦詩篇萬波
何緣君鬢亂旋怪我髩皤分手無窮意長郊草色多

下上吟

未感那時萬象具驗々天地卽吾中纔通喜怒偏於物々上還着自有中

和金文一 吴純 亦放心韻

俄看瞬外奔千里便覺要知在此間勸君慣熟惺々法須使良驪不失閑

次孫孝登 鍾 恭 雨中韻

春雨支離氣欲凝虛牕中夜伴孤燈養精非是求仙侶默坐還嫌向壁僧計拙多慚千不似才疎何恨一無能紛々豈若從吾好要得源頭活水澄

次呂敬瞻 應奎 回甲韻

修短人間聽昊天重春花甲喜逢年未及老萊身上著一般斑壞恨難宣

次宋敬時 天欽

悠悠天地老君平飲啄只管白水耕氣得陽春期有用頭逢凍雪愧無成如今杜甫巾車出仍舊蕭翁庭草生幸荷故人詩話贈朗吟三復發省明

次李士晦 根 答自叙詩

歲月人間易見欺居然世事每多違肘生細柳經秋餘頭戴飛蓬送雪暉未釋心空天地窄桑弧志老丈

夫非徘徊半夜停盃語無用身何七尺頎

座右書妙靈涵道左書即感審幾

至無至有妙難看萬象都涵肚寸寬天理藹然審幾靡危微覰破在其端 右詠妙靈涵道

太極分時最好看油然興處寸心寬事去物消還寂寂要知動靜是無端 右詠即感審幾

次族叔伯顯 周翰 與李景立 秀容 南遊韻

虛喫光陰老管天海山都付意中賢世情莫說今殊古行樂何妨後著先

和贈李仲克 根漢

忽奉新詩罷鷺睡老儂無以答琴心梅腮欲吐嬌生
壁柳眼方開幾起林人情幻化皆非古天意環循自
在今舍變從常眞事業頓君努力月明潯

讀陳濬室問剛柔相半爲中感而占中字一絶

不及非中過失中恒陽恒雨各迷中中若剛柔相半
處陽單陰獨惣無中

次族叔穉承 宋甲 春字韻

人間七十已多春二上加春剩得春天地氤氳方寸
物古今融洩一般春有梅可愛霜前発看柳聊知雨
後春洗濯浮塵沂水畔與君論志咏歸春

和呈宋天則 鴻翼

青衿鰲背廁樽酒谷光塵不怕君平棄多慚水鏡嚬裳情傷季世眞境感前人吾輩相憐地流年已七旬

晚歸亭與主人令共賦

居然無事七旬翁宿計今來始不空檻外寒聲翻玉屑眼前幽色雜秋容談世無妨看覊異論經其奈意靡同踰山涉水留三夜繾綣多荷起病慵

和贈張秀才 奎賢

爲己爲人只在人天眞惟在養吾眞苟求千載誠非遠何恨吾人生不辰

次李道安 源熙 洗心臺韻

淙亡細澗匯成川碎玉明瀾擬碧天此理無形難彼說自然來者自然還

讀書海印寺韓上舍國翁 命駿 見訪

看書心欲細翫索味方神可愛晴宵月惟慚白髮人鍾聲傳佛古山色撥雲新羅代千年業只餘秦刹塵

次皇明都司中軍浙江施公 文用 大明壇韻

百年名節在人脩隨處權經任處流萬里孤身壇北望千秋聖澤海東留無吼吻豈是眞天理來復將從外九州寄語青丘論道者扶綱只在識尊周

輓族大父蒙窩翁 杜河

人生叔季兮有古人風難其人兮我於公得寡之厚兮氣質本美學問之博兮造詣篤行敦孝友兮人無間言名著遐近兮已常謙勅善人之善兮如佩蘭蕙惡人之惡兮若在茲棘舉止雍容兮可睹青次灑落議論安詳兮方知中心實德人間顯晦何足累心兮壺月襟期堪做東岡之遊息矚誨經文兮引余開户爰錫丹書兮俾我生色生安沒寧兮終始無愧送公靈輀兮哀淚沾臆寄語後昆兮欲識我公盍焉觀夫伽水清兮伽山峭兮

輓察訪李公 在嵩

才通公輔老鄭官行篤言諄志亦寬塵寰一蹴朝天
去空使餘生淚泗沈

輓三從曾大父老圃公 衡重

二老吾家位望尊起居相近樂荒墳家傳詩禮人多
仰分穩清寒德有源 二句缺

輓淵西鄭公 孅

好是温〻長者矜覔從肩字識眞心詩得家庭精旦
孰淵西今夜月沉〻

輓鄭審元 大來

吾州高士巳云仙鄉里相逢共悵然志行有能承舊業文詞更見煥遺篇行將後輩爲模範誰識中宵失壑船十世相傳門户重妙齡賢或儘堪憐

輓張新齋有伯 錫愚

妙年相識許儒珍剩得英華迥出倫識格九天光世業惠宣一郡頌與人却憐後輩矯模範忍見仙翁遽窆窀踽涼病情嗟未展高間宿草黯輕塵

輓李寒皐周老

早從林下老花間綠髮相成白髮顏休說門閭蓮傷桂每欽風致水兼山心無表襟温如玉語不鋩鋒體

似擇一趍秋霄言外意濡毫寫出湯潛仁

輓尹德載

窮居罕接好人襟幸識賢公歲暮心隣溪灑淚滄江水寄向泉臺萬丈波

輓李德能 以熹

哭公才望出羣芳售世宜看輔國光十年絲帳絲綸業八字丹旌入帝鄉

輓金參奉 祖洛

喬木名花次第開當時屬望濟川才平生不識齊墻路一命猶榮有隕來

輓族大父松雲公 明海

七尺身長德以容衣冠淳朴又謙恭早知直截南山節晩托貞高北嶽松閱世阿諛言則慨奉先追孝禮動宗親幾年孫露餘生淚忍灑霜前馬鬣封

輓族叔 逵翰 文

問公此去向何之臨流空歎無回期吾輩餘生靡所仰入門驅馬緬長思

輓朴松石 履垣

公昔山軒揭萬松百年春雨養眞容孝純已覩無量栢才抱那知大宛節生來志業知安宅老去功名

出泮宮六十風霜鳴大壑滿山九草亦哀同

輓李益如

處士家中又處士遺風專在鍊精金早從尚志叟
眞境晩乾賢師得頂鍼老寄鵝湖青荻游終歸稽首
白雲陰百年鄉井同盟泒爲灑東風越鳥林

輓定齋柳公 致明

同省曾聞盛德儀恨無私分講吾彛仁聲遠播莅關
日義理重明寬溢時功傳賢哲淵源學壽享耄期
聖世禧兩慶書中欽想久今焉空作九泉悲

輓黃守寓公弼

與人恭而禮海內皆雅琹況兼姻兄弟情常又加密
以余不佞人令子托尊室那堪爲客肅上下有七八
居然數十載經歷難盡說欽公天姿美生長種德際
叔季人多窄凝然志常豁詒嘿主安靜動止要常律
忠信稱鄉黨孝友乎梱閫從遊多觀感厚重近木訥
宜享福無疆中何見嗣絶攝養非失計雖免有命歟
嗟惜誠無奈紙上空泚筆愧我還多病一未執手詰
因此論世崇堪嘆寞熱厭今爲朝天去人間稱八耋
地藏攉喬木玉峰映殘月交際今幾人堪覺風花瞥
萬事今已矣餘嘗獨全活紅流冷泉事語能愛續鋪

十世傳宗重冑孫能繼述浩然應瞋目餘慶豈有竭
留世癃廢客又失臨壙訣寶峴山巖巖荒詞助執紼

輓李西臯晧歌 芝運

故人多在洛江東來而歡去而思宇宙中間幾男兒
多喫風霜苦變垂甲辰雌

輓朴晩睡丕鄕

各在衰年病又侵每憐雲樹自同吟詩章務要唐人
語攻業愈精楚客音于友吾欽松石趣嘉謨人嘗蘭
蘭陰爲期晩睡歸何地所以朋儕惜 欽淺

輓金浩源孟庸 吳誠

州南三聖山逶迤湍且峰鍾毓多賢才我公比類出
語默常慎重容止毋譁從居家篤恩義行已尋文質
孝友傳家謨詞章合時鑑早年登庠日衆望推此尼
與我世相好交際兼姻軼出入宜相隨禮爾情欲寄
昔在晴院會進退惟公律嚮雖不及古衆實同其
鄙淵下泉及鰲誰與歸老佚前失寒島友今又活源
匹世事眞如此次第吾歸一回首天漠〻斜陽
淚泉泌

輓金聖寬

赤松仙老又云仙生号稱仙死号仙生無俗累宜無

愧怩亦歸全不悖仙

輓金公 俊燁

罪餘多積七旬非亾父同年世所稀始識仙顏纔未歲昊天思漾擬公揮

海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庵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上定齋柳公

承孫僻在下鄉足不到賢士大夫之間猶伏聞令丈向在邇班恪致憂國之誠退歸田里孟勤講學之功而於引進後學老不倦隨其材豪傑日就門庭或培或灌各適其材大少遠近無不誠服爲吾嶺中一大方家竊以謂中古儒賢未有盛於陶山而流派脈絡久久不絶至于愚山猗歟爲一世之師表今令丈又其庶幾矣第恨地步既夐病又縈身無路自致於屛

幃之間參聽長者之至論開發我幾十年山積之鄙吝徒切傾仰下風而已伏不審霜寒令候道體珍重否忝祿半生嬰病減却神精內之自進之力外失良箴之益如是悠已豈其有一分好箇消息耶天放所得只是一面鄒山數頃烟霞而已外此瑣屑何足仰溷崇聽如賜眷恤只在嘿會

上定齋柳公 時謫居智島

承覆德音蓋亦有年矣尋常下悰今豈暇言自聞高旆之過嶺欽艶景仰豈徙爲長者行李之利涉也大義一倡遠近風動雖不能格感天心其爲綱紀者大

矣竊伏念定力有素神明所扶旅中道體以時康健
素位而行何處不得是所區區遠慰之萬〻泳祿年
前自海晏歸頓故里之傍去來之間徙費無限精力
居然齒髮搖落自不免窮廬之嘆何足遠溷崇聽近
聞嶺蹶已至伏閤而其間下落無由得聞甚欝然嶺
中士論病在不一隨事闖發及到今日益失外禦恐
不成義理良可歎也伏念海上風氣與陸自別幸節
飲食愼起居一擬涪州故事則精義所到豈有虧欠
時耶切祝〻〻

答申方伯 錫愚

永祿白即日拜承下書盥手伏讀不勝惶感謹審高秋視纂候萬安當公務悤擾之餘慨然有興復舊規勸進後學之敎遐鄉陋儒足可見三代之遺法是何等盛擧何等美事耶但招賢之擧謬及無似是想先於隗者非賢隗也欲求賢於隗者耳然祿也學業亦未必爲今日之隗也且命道崎薄十數年來奄哭二子將以今十八日埋窆所以無復有意於平日所好的事杜門思過以彌餘灾自顧所處烏敢出首於多士叢裏耶伏願下諒千萬

上鄭兵使 泰東

頃於辛丑年間傳聞令公丁憂不勝驚怛道貧身病未克匍匐嘗得見京居申遠模裁付唁書而每一念未嘗不往來於軒屏之間矣何幸今者令公按節南下家季委拜路次歸語令公神觀肌膚老而不損是知天降將才稟質出群爲之抃賀萬萬未審莅任後令候更若何古人有云居官之職任大則政煩明斷則事簡處此高大煩簡亦復何如仰溸無任不祿五六年前再經重病皮毛樣子已作別人矣復何有意於昔日營已地況味耶外此瑣屑無足仰溷適因轉褫略伸候儀

上鄭兵使

賢閤淑夫人練祥已過而竟不克一吊悲愧萬亡未審霜令氣候神相萬衛免哀亦支度否榮養不終尤爲之悲溯無已永祿家禍荐酷今年正月又哭仲子不但其年可惜其才學庶可爲門户之望奄至此境七旬病夫宜死不死禍延無辜宵晝溪堂形影相吊茫茫天地間只做未死前一塊廢物耳聞尊堂內有文任一員令居城外云其資給至於何地區區瞻仰豈不自已也適因李戚便草草以付不宜

上參判姜公 世綸

永祿不幸生晩居又脩覺未曾有一番承誨今幸自托婣婭之末屢承書教實爲佩服頃於醮時雪塞路壯不即候謁不審窮寒合候氣力萬康否永祿荷眷依遣豚兒亦無病私幸新婦見其儀容極合所望先人之嗣自此有傳寒門之幸孰加於是耶但其渠齋未愈日寒如此私情慮念未嘗舍間弛也頃時與寢即丈數宵奉話伏聞貴門傾出宗物以賑窮親敦睦之道固當如是爲之健羨萬萬 謁

上吳明府 顯相

永祿白永祿孤陋寡聞僻在下土年至半生人無知

者適者特賜垂問今又因小吏伏承嘉誨驚遑感悚罔知爲諭仍伏審窮寒政軒氣體萬安伏想割鷄之餘必有水到船浮之勝而實非小人之腹所可料測者矣永祿自幼至壯內失賢訓外乏良箴至於尋常做人之方每患儱侗地過了古人所謂年進學退可懼可歎奈何奈何聖人有言居是邦也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居今土之仁者旣不得見大夫之賢者亦未易得何幸閤下以宿德大儒莅玆有年雖在羈政紛汩之中仁民愛士之意遂及無似其在感頌之地非不欲種種候謁而官民分嚴進退有關

故竟不得遂良可歎也

答金明府 在獻

永祿窮居草野未嘗事大夫之賢者何幸賢侯下車沐浴清化每與山氓野叟相頌相慶望外吾問不勝惶恐謹審至涖視象體事萬重實慰下悰永祿畎畝光陰已迫七旬而無一善可道於人者無足仰溷崇聽枉臨之教何敢當何敢當撥以道理即當侯謁以謝不鄙之下念而長時病情難以趍辨容俟早晏爲計

上金公 汝善

忝孫無狀年十三已失怙恃先君之儀範猶不能了
了記憶況先君之同年同志相與友善者其何能及
知哉所以環道內講世分者甚鮮惟我執事先生獨
以先君仰馬舊契壽康八旬膝下燦匚此稀世之福
顧此孫露早縈疢厄不能一番伺謁以續先分內自
悚恨幸於月前因姪兒䏶行要承眷誨歸伏山广追
思先君遊嬉渭陽時蓋與執事先生同丟同寢以至
壯年道義契濃鄙家衰替古事無憑慨廓莫逮徒切
嚮遑之忱伏問比日雨暘不調體事無愆區區切祝
頃見令胤兄已是場屋間老舉子而令戉秀才妙齡

新進志尙極好想勉勉於斯學矣永祿彼時自外宅逗向梅湖女家一宿旋歸蓋拘於世故之不得已者然私心景仰以爲早晏更圖一進穩承嘉誨以盡向時未伸底懷而奏來病喘木未敢的指何時也惟伏祝瀕頫眷康健

上疎庵李公 寬睦

伏惟比來靜養體事康衛永祿陰雨所傷冷泄猝發沉沉若無復振氣未知狠聖養浩氣之日元無此等病祟否後輩虛薄血氣每因病祟而頓減工夫每緣世故而間斷憂懼奈何尊詩旣承聯步之教而沉病

之餘辭旨益拙僅步三絶伏呈極爲愧悚覧可覆瓿否

答踈庵李公

下示理氣辨四七辨伏讀累回仰賀頥養之精力不衰且感不鄙此愚引與商論耳然世之所謂四端七情論者各執己見紛紛說去終不歸宿則豈以膚見蔑識乃敢開喙於其間徒惹無事中生事耶所以承祿平生只守內不出之訓而無向人道者也今承各以己意條辨送來之教似此眷眷之意足以感悟而起懶敢不罄竭其所有耶茲敢依教列書附以己意

隨誤隨誨則自不憚改也

動之靜之者理也所動所靜氣也

動之靜之者理也此句則意極好矣而所動所靜云者似不明快若改以能動能靜者氣也云爾則未知何如

理主乎氣故氣行乎理

氣行乎理似不明快若改謂氣行而理便行云爾則未知何如

主所本而言則四七皆是理發主所發而言則四七皆是氣發主所本則純善主所發則兼善惡

夫四端七情之說世之論者多矣豈可容易說破這般義理耶先儒於四端謂之理發者非謂四端發時無是氣也於七情謂之氣發者非謂七情發時無是理也四端者感物之初而纔頁於性命故去源不遠而理分數多氣不至用事故四端者全其理而純善無惡所謂理發也七情者應物之始而著於行事故去源差間而氣事愈強理不得全主故七情者駁於氣而善惡雜所謂氣發也非謂理氣相先後發也若只舉其發處而言則能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豈可分言於四端七情耶来教之言主於本主所發似

不著當

四端主所本而言故無不善若主所發而言則亦有中節不中節所謂當惻隱不當惻隱之類是也惻隱生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生於性命之正者道心也

四端者感物之初故謂之端其端甚微已感於內而未著於物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此時豈有中不中之可言耶夫志也意也同一心之所發而張子曰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者抑何哉志是心之所之而一直去底故公而無私意是志之經營謀度

故或陷於私四端如志之一直去底而只是感物之端而已故純善無惡七情如意之經營謀度而即爲應物之始故或中或不中然則中節不中節言於七情則可言於惻隱則不可惻隱豈有不當惻隱而惻隱者哉所謂不當惻隱者溺於愛過於哀之類耶旣謂之不當惻隱云爾則已是七情中物事非是四端中面目夫惻隱之理仁也仁之端惻隱也仁爲性命惻隱則爲形氣者寧有是理耶大抵四端與七情非是截然兩頭物事也四端只是七情之苗脉而七情只是四端之條幹也來教每以四端看作七情之列

而根幹無別故谿與鄙意矛盾然鄙論亦安知其至當耶更加教誨之

喜怒之生於形氣者人心也原於性命者道心也先儒嘗云人心之得其中者道心又曰道心乃人心之理也喜怒之得中者孰不曰道心耶然但究其所自來則只是生於形氣者非原於性命者也若使喜怒謂之原於性命則豈與四端同一關棙豈更有中不中之可言耶喜怒雖生於形氣發皆中節則形氣不害爲性命人心不害爲道心更詳之如何

答疎菴李公

伏承審靜順候神相伏慰以夫子天縱之聖尙云不復夢周公則是乃日暮之歎而至若從心所欲則無乃此時節邪血氣有時而衰道體無時而窮末由之教恐非奬後學引後進之訓也未知如何下示諸條近有進候之詠當面稟以承教誨耳至若圖辨本質送彼之教不勝駭惶愧窘當初圖說辨解出於長者手而不鄙其愚投而示之又有逐條辨示之教故苟此厚眷每以己意略陳其說意謂長者可者取之不可者去之別爲圖解播及於彼則於彼有尊信之道於我無許宣之嫌故不量己力有此敢言之失矣今

承教意長者則以儕妄二字論退不食居而只以本質文字投以送之則在此獨不爲儕妄耶吾於金友語其分則討出心肝無所隱諱而至若此事初無彼此往復之端而轉轉窺覵發此把攬牽合之說名之爲辨辭云者世豈有如此好事者事乎若以本質投去一傳再傳人皆爲是於祿固不爲榮況未必是乎祿之今日所自爲者偃仰山广嘯歌古人苟有所知知而置之如有不知以不知而置之知不知間行所無事忽承長者眷恤叩試有無俯取荒拙之辭因以爲實有之事投諸遠方張大其事者雖出於愛我而

未必爲知我之實矣韓公所謂知己之難遇者固如是乎願乞所謂本質云者卽爲付丙更勿煩人耳目千萬千萬

上雨坪黃公 麟老

伏聞携書歸溫於白華山房遙想泉聲岳色之間靈源自活探賾鉤深當倍蓰於家居忩擾之時矣區區不任欽仰姨母氏所托謹送件致獻未知能適於用耶栗里外從君如何遣活每念其零丁孤苦只切矜憐近來必有著述之美毋惜投示以開蒙吝伏望徃時所論鬼神之理姪欲鋪排爲說早晩成書則謹當

乾質甚軒下耳

上叅窩李公 存淵

日前承誨迄今感頌伏不審客中體事若何所謂中庸名編之義教意旣勤故歸而求之則中字之含未發已發義云者只得道即用推體之意而已朱子釋此云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盖有那未發之中在爾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此乃所謂名篇之旨要也盖嘗推此而究之庸字只是那中字之影子耳日用之間得其中焉則自無恠異詭譎之事矣旣無恠異詭譎之事則乃所

謂平常之事而平常者又爲天下之定理也是知庸
者中字之影子而中者庸字之面目也中字之外更
何說破庸字之義也是故其下諸章更不釋庸字者
庸字之義已在於中字內故也夫子庸言之謹庸行
之愼者自其日用時中之義而乃所以變和言庸也
然則中庸之中獨兼二義者只不過即用推體而非
以庸字爲別般意也明矣至若致曲字雖曰一偏其
所偏處非不好也如孟子所謂充無欲害仁之心仁
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義不可勝用無欲害人之
心乃其氣質温厚者之偏處也其於温厚處而推致

之則曲能有誠之謂也無穿鑿之心乃其氣質剛毅
者之偏處也於其剛毅處而推致之則曲亦有誠之
謂也因其發見處而推致其極故既曰曲而又曰致
也若使曲字將作不好看則何用推而致之而又言
有誠也大抵善亦有偏伯夷柳惠之清和非不善矣
而終未免偏也則訓詁之偏字初非不好之謂也玆
以拜告未知如何

與族叔二如翁 聞翰

承誨已久懷常耿悵伏問靜養康福詠祿眼病見苦
且爲難侵所迫塊坐村末消遣甚艱募念先集校正

尙承擧行且聞會集并承慕齋捨遠取近便則便矣若校正文字則似不若取靜僻專心思以盡誠力承慕齋迎送煩數消日似好而無益於本事愚意莫如院中未知如何祿當進叅其末回教千萬

與東泉文公 正儒

伏惟頤養體事萬重承祿杜門退縮無一可聞而種種憂虞靡爛我好箇田地隨得隨失終未有到泊時日中夜思之不覺愧恧奈何竊伏想靜裏探玩已經此般多小路頭矣其行過之地未知夫艱關而難越者幾層深廣而難涉者又幾丈自初坦然如禹行水

非所敢言而才劣學淺進寸退尺良可嘆也每欲一進斬屛亦不易得徒增瞻仰而已

與李周老

社塾穩討宜無餘蘊而歸后瞻詠還復自如老去人情固皆如是未審仲夏棣軒動止連衛否向會所講禮說特荷不外略以膚見仰復然猶不自信歸而更考尹明齋以下諸君子皆有許行所后禫之明文後生末學更無疑難而至若吉祭說曰何以私喪廢却所重應行節次邪蓋以私服廢重節固所未安故云然更以膚見思之恐或有未盡然者禫祭與吉祭繼

有其別禫乃喪餘之禮而過時不可行之祭也吉乃純吉之謂而或有故退行亦未爲不可也不可復者而先施之乃禮家本意也况以本生之私服廢所後家不可復之祭者極爲未安果如諸君子之論也至若吉祭則雖有故退行無過時不祭之嫌且孝子之喪禮雖畢毎拮即吉之地自有所不忍舉之意也故周人卒哭而祔盖取亾親之靈不忍一日無所歸之意也此則爲死者之心也殷人朞而祔盖取不忍死其親之意也此則爲生者之心也爲死爲生同是聖人所制而孔子旣善殷則孝子之處心亦不可不觀

夫吉祭者亡親入廟遠祖當祧當此之時孝子之情豈其忍乎以其所不忍之事少爲退行不過乎殷人朞祔之意也況孝子之身既有衰麻之服雖渠私喪而不忍之情豈有本生所後之異乎奈何以容可退行之吉祭遽奪其不忍之情耶過時不祭之禮當從所後之重可矣退時可行之吉祭少寬孝子之私亦庶合乎權宜之道也若以本生之服不管所後之重而一一抑壓則吾恐以孝傷孝大非人情之常理也經曰君子以禮飾情以衰麻之心一一即吉於所後之家則表裏兩截吉凶相襲烏在其禮以飾情耶愚

見退行吉祭於本生斷制之後以墨冠白衣行事似不悖於參酌之義矣未知何如此等說實非末學膚見之所可與言而老兄之教適及於此促以所後之重依例舉行云云終覺未安故書以奉告姑以乾正於老兄之高明非欲使人依此必行也如有未安處更賜指教之千萬

與張省伯

仲春奉令從姪詢審安報而因事忩擾未修候儀伏問此時起居何如向者吝苦已屬過去無足提說而聞篤志勵行不以羈旅而廢看讀可謂無負平日明

友之望亦祿年前病祟精力漸耗於細密處或多放
過如是而安有就緒之望哉可懼可悶伏聞先先生
文康公續集方營刊云實爲后生之福但未知言行
錄及附錄等書依例收拾更無遺漏之恨耶鄙傍先
梅窩翁遺集中有祭文又有論學問目五六條此皆
緊要不可闕者也其中又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之訓盖明亦進步躋遐等級之意雖使諷詠於百
世之下首意通暢親切有味晚唐詩人豈能識此意
思耶昔香山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朱夫
子取而言學者用工處香山豈能識此意思耶此皆

先賢托物寓意易曉人處也今梅窩胄孫抄出寄去
望須諒裁無使見漏

與張省伯

所居深僻久不聞外間消息獲奉令胤見訪叩審曩
時大概適來孩候变若何前夏見李兄聖希云老兄
有恩命行旆已登道其後未幾又聞貶在公州人
世間得失固如是耶自古名宦例多此患竊念老兄
平日見道明白隨遇隨安想有十分好箇道理是則
知舊所爲慰也永孫年來病狀轉尋衰謝精神志力
漸却放下小小收拾多不免濶略病敗思與老兄相

緊覲感警光照嘗未適不幸所處如此又何可得也不勝惘悵未知象　宥正在何時耶節飮食愼起居以副遠望也草草修書以付令胤不宣

答黃公弼

示來禮說不得不略陳膚見盖一日不再祭古禮有據立齋先生所謂煩瀆者盖其本意也晦齋同春之說家廟行祭禮上墓行奠禮雖一日之內廟墓之所處不同故云耳如在廟則拜廟在墓則拜墓之意也何可以俄拜廟而不拜墓者乎以此說援之於忌墓祭似失本意也明齋曰一日之間既行忌又行祭實

是煩瀆既祭之位則不復設諸位皆設而猶不設雖似不安既纔祭矣似無所嫌此說更何如也永祿前日果過此事只爲姑息變通之者無足可說而今見明齋所記未必大端謬妄耶然以己意之先入何敢遽然爲是如有可采隨便更示以破此愚幸甚

與黃公弼

積雪釀寒不審此時靜候何如彼時返旆未滿一日天適大雪竊想御者留滯於仁寮等地行李之間關不見可圖老人筋力能無致欠於衝寒邪種種仰溯無任永祿月前妄作江左吊慰之行逢寒外傷長在

咦吁可笑丈夫一身老則無奈自古英雄豪傑其能無憾於此者幾人耶浩嘆婦阿無病穩過其持身處事益覺法家之教喜幸不可量也于歸后送伻探候旨是㴱道理而日寒甚酷亦不能如㴱誠意夫家之過也愧汗愧汗

答金孟肅 昊誠

前者惠覆不勝感服謹審雪威稍減氣力萬衛仰慰道剡之示承祿年已洽七旬矣以鈍根之質處君平之世遷徃之氣已衰謀道之念又退弓臥寒齋病又侵陵只做未死一物復何敢覬世間榮利哉慕念一

種可憂者近世學問於理於氣偏論太過其將聖賢論道之旨轉轉沉塞子思子失傳之憂儘是後輩之惶恐處奈何奈何

答金孟肅

父㙜病骨一出盤礴多費數旬而歸見尊書已留塵案伏讀再四愧若合席論襟但無便稽謝爲恨或郎來又承荐存多荷不較蘊審履玆體事康健爲慰示祿去月念間自南岡轉向寄州南樓三江諸勝盡爲我物而此晉城市也藥山仙窟爲雨所戲畢竟留債而返是知塵垢未盡有此魔障可愧社塾講會實吾

葦老境勝事浦上今已有發文措畫之方歸而思之大抵設講問答有諸已然后方可求諸人今無一分有諸已而乃欲十分求諸人者誠妄矣所以諸論不洽然無或怪也約會之日當以濁醪數碗茶湯一甌徘徊於武屹青庵之間歌窈窕一章浪吟而返亦足以泄其志而無愧矣與我進退者惟執事是已未知如何

與李凝窩周賢 源祚

嘗聞世之從執事遊者慕而悅之皆稱登瀛洲也今又自蓬萊陞除瀛洲華軒將指日啓程海上三山今

得有其二矣如執事者儘不負仙緣而亦不孤衆所望也永祿塵白滚汨足不出伽山之外行年又近五十雖欲往躡仙境彼蓬萊瀛洲豈肯爲我一開顔也只自浩歎而已航路濶遠海颶壯猛又其土風自別節飮食愼起居待秋相握是望不宣

與李凝窩

歲末與伯肩丈多日穩承此誠老年不易得事也第念令公旣退田里內有書冊之娛外有溪山之樂非如閒散輩高尚其名無用於世者之所爲也古人云學必講而後明又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此非君

子之所務耶祿前春妄與一二同志有會講之議而
社塾物力甚薄若與貧所合力則庶可供數日之費
而大抵此會在吾鄉數百年未有之事鄉隣士友只
是尋章摘句之是勉而未有講磨義理以續夫前人
之緖至此鄉風貿貿實為識者之恨久今令公幸當
育英之丈席一番講會正合其時開月月望間來臨淵
上通告四面以定期日則事可諧矣未知盛意何如
也曾於居索中書井田圖一本與友人相為問答仍
為篋笥中棄物矣如奉經綸君子則當質其可否而
未易得也竊想令公累經字牧地理風土暗練裁制

非俗儒蔑識者比也玆以奉呈隨暇一覽評其可否以開愚瞽之見則甚幸此雖文房冷談亦或講明中一事也如何如何

答李凝窩

續承牽翰此在山亭時所出書優遊山水與一二同志溫理古書何等勝事邪永祿長時憤憤展眉無日苦憐何極山亭一會之教身有泄症有意未遂多負眷厚愧恨無已今又承惠圖之示令公之爲知舊繾綣若是其至敢不樂赴而實故所拘似不諧意自知仙界水石本非俗輩所可希覬或者更進等步洗滌

塵矜如光風霽月然後庶却一圖否六旬病骨又當
大無之歲塵愁惱人措大事甚可愧窘聞令孫有臨
鰲院之期未知的在何間伽水之上有舊交奬廬在
令公能喫粥否半日承款劫企劫企講說屢加梳洗
終不滿意大抵荅問如扣洪鍾叩之大則其應大叩
之小則其應小且程朱大賢不能無初晚之別况吾
輩會話只取一日相與之樂豈一一中理哉當日事
實無論彼此錄而書之而已有何梳洗以適意耶社
塾會話之示誠極美事但物論未可知惟在他日面
悉講話反復之教猥不敢當而第有一條與汝雷未

盡說破者故別爲錄呈指教之幸甚

別紙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夫動之之前只是中而已不得不曰性也故曰中者理也既感而動則所以動之者理也能動者氣也故曰動者氣也氣才動而理必乘焉故曰性發爲情所以發之者性也能發者情也故曰七情出焉蓋未動之前氣根於理已動之後理乘於氣故氣麤則理亦麤氣粹則理亦粹氣大則理亦大氣小則理亦小理之用專靠於氣故看理者每於氣上看論理者每於氣上論今

曰理動而氣夾之有若理自內而動氣自外而夾似有夾助傍扶之嫌故吾之前所謂糊塗云者蓋欲示其微意使自思之則以汝雷之見識才器思必得之之故也今見令公之論亦曰不可爲非則吾恐家庭耳目或誤我汝雷不得不卞焉令公其庶採之否

答李凝窩

所示諸說奉悉行者雖馬而行之者人也發者雖氣而發之者理也此誠理到語也孰敢曰非也但馬之橫逸人將西而馬反東人將東而馬反西則何不正

其釁而揚其鉗回之以大途策之以正範之東之西使之從人意而徒隨馬后如宛屍耶吾人做工夫正在於此耳書中一邊之語恐未必然也入抵黨論有義理義理無黨論苟有至當至正之義理何必拘於古今也又何必泥於彼此而置嫌於一邊之相似也只令吾腦中勿有此一邊彼一邊相較然后廓然可覩十分之義理也令公每有嫌介於此無或近於大學所謂有所之病也耶汝雷所引叢說在其答條中俯以覽觀以令公之明必有會意耳

答李凝窩

即拜惠書感眠無量謹審令候萬福仰慰仰慰示祿
長時吟病無足奉論文義異同之下勢所難免而大
槩各有門户以太極動靜者而言只是氣發理乘一
事而已未有理發氣隨等語也及到四七論有理
發氣發之說出自語録廣録中所載也其後退陶始
信用之盖四端純善故主理而言理發七情或駁故
主氣而言氣發從其四七之面目而不得不然者也
今所論非四七而復以言氣發則此以言理發復以
言理發則此以言氣發有若迷藏之戱焉所以紛紛
萬端未有歸一之勢而太極四七汨董無別太極亦

有理發時氣發時耶理動氣夾亦爲四七說耶勉齋
之意愚未敢知也互相弦李教意甚厚但吾兩人孰爲
弦孰爲韋耶社塾之會非但一晤之爲可樂敦出契
任在耶不已而鄙家夫日在今十四但前出遊甚不
自安故前以秋後未寒奉告矣今聞西行將不遠云
其勢不得不退旆後更圖矣惟冀行李利綏

答李凝窩別紙 中庸疑義

人心道心先人心而後道心以主乎人而言猶章
句之先言氣以成形而後言理亦賦焉也

愚謂先人心後道心者無他人心者道心之掛搭處

人

也若無人心則道心無所付麗而不得以自行故所
以先言心歟

中庸字義程朱解說各異蓋中有二義未發之中
爲體時中之中爲用不偏不倚指未發而言也無
過不及指已發而言也程子不偏之訓雖兼二義
而不如朱子說之圓滿且以偏倚言之偏則如物
或偏於東偏於西失其正位倚則或倚於此倚於
彼失其本體必兼言而後義始備不易之謂庸是
亘古今不可變易之義而惟其平常故可以不易
若非常則不可久矣

愚謂程子只言不偏之謂中而朱子加言不倚二字則其意尤備盖不偏於東不偏於西則自有不東不西之中正所謂大本之中也然於其中亦或有欹倚之失故夫子嘗言中立而不倚夫處中而又着不倚然後方不失處中之中矣程子之言不偏夫子所謂中立之地也朱子之加言不倚夫子所謂不倚之謂也耶以不偏之下又着不倚字然後名篇之義無有餘蘊矣至若庸字之義只是平常也中故平常也中字之外更別無平常之義而正道也定理也故謂之不易耳

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或疑先言氣後言理上者亦字有若理氣是二物而眞箇有先後蓋釋天命賦予之性而從頭推下之說文勢自不得不然且起頭一天字即理也烏可曰先言氣後言理也權淸臺集中有此說初以亦字爲疑欲改以即字看後乃覺其誤曰如此則眞有二物之嫌章句果全好稱出也

愚謂理氣元來分明是二物而權淸臺二物之嫌云云何也欲以即換亦則似不照管亦字意也以理氣之序而言則理先於氣以生物之序而言則氣先於

理故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纔著是氣便有是理相先后不得故曰理亦賦焉亦字有一時同賦之意今若擬著卽字則便有先后之差間爲乎可也後乃覺其誤則固善而但以二物爲嫌則恐未知如何理氣不可合爲一物賦予不可分爲先後也

健順五常朱子曰旣有陰陽添此二字始得蓋五行之所以爲五行以其有二氣也合健順而說五常不得率性之釋直曰人物各循其自然語意圓滿不可以所稟之偏全而有疑於本原之或二也

愚謂陰陽五行以氣言也健順五常以理言也人之

生則全其健順五常之理物之生則得健順五常之偏焉健牛順虎仁蜂義之各通一路是也

與鄭孟剛 琡

春際未易居常瞎悵永祿居索累年草木箇光陰已四十年矣自今以往至于老死不知其有幾箇歲月而亦難免其悠悠虛度且是誠可懼執事以才智之明聞見之博初非似此淺陋之所可比其爲進步之地必不草草矣仰爲之欽歎無已抑有所可慨於心者九我同井之與我同志者不知其幾人而各守其穴互相爲高旣無源源之好又無切切之益實與古

人輔仁之意相去遠矣此誠窮鄉之癘風非復昔日兩先生敦厚之善俗近聞道伯伸勑各邑務令講學十寒一曝未易其效而不亦猶賢乎已者耶因又自愚祿以窮居打乖底一物年至半百無一善可道若與高明賢友會合一座以平日所得於心者質其可否資其淺深則雖不敢以古君子講道目之而亦足以消磨鄙吝又不害爲敦親厚交之道矣未知咸意果何如會集之所不必他走社塾間無恙小子後生捨此何適與令從氏相議以敎㓜企

與李子皓歌

秋天冷霖令人生病況老人筋力乎所以瞻仰乜不勝已也前者所仰會事竟爲雨戲以至退定想已登照矣大抵吾輩衰年一會不可不謂好事而世故之外又不免風雨之戲嘿數平生經歷稱心滿意事幾何天晴日朗時又幾何虛喫無限風霜居然作七旬人誠極可嘆陽月五日風不寒雨不送之序也薄綿凉衣固不下於暮春之服飲後鼓樂亦不讓於曾點之瑟但此等風致非執事誰能當之耶事過之後須使是鄉後進亦有辭於來世豈不美哉

與李進士壽敏

永禄於執事忝在戚黨之列少壯已違其面目及老且衰病又縈身蝟縮山广遠近出入已屬之往事者久矣惟是一端思念有時或及於吾曾王母生長之地而曾不識山川之形勝道里之遠近雖欲做一夢亦難矣何歎如之伏問邇時靜候動止何如堂内老少全不記誰某自覺慊愧瞻悵之至永禄年今五十有六不宜甚衰而質虛多病前歲不幸見長子之慘頼而爲命者只有一箇弱孫耳仲弟已死於十數年前而有二子守門户季弟鰥居十年而幸有二子從弟年今五十有餘身亦老矣無子可繼生庭祀事將

不知何如耳大率吾曾王母后孫只若爾人而孤露餘生學術空踈以下子姪輩又無賢父兄教訓安保其不墜家聲耶此吾家近日大槩也如執事之爲吾曾王母念者必欲聞知故如是瑣瑣耳伏聞清凉山下等講學之室以爲春秋讌會云此正白鹿洞後第一勝事顧此病喘何由致身於此仰覩清光耶身伏樊籠不能奮飛只自浩嘆而已

答孫興抆

承有繩鉤消日之語此正措大閒適無憂底氣像然天放野逸不合止此木食澗飲筋骨尚強勁者脊梁

溫理古書周遊上下數千載可觀可聞可笑可樂適情消遣奚比繩鉤而已哉然祿不自治乃敢語人何以異於耘人之田而五載病骨又添下血之症今夏一朔幾至死亡自腰以下麻木不仁坐立起居尚不如人以此寄留安有一分好況也哉所以凡於文字上雖有小〻看省不爲己物而驟散飃忽推念向者彊壯之時孰使而不勸以此自悼撫躬咨嗟今見尊示敢此云云者固是祿之衷情攸發勿爲見咎幸甚

答鄭仲喬 墦

近日秋風漸高動止衛重曩在淵上夜而聯枕晝而

對楊文時以好說話此正吾輩半生來初得歸來充然尚不忘于中也但其時承誨中有云妙字看作妙用之妙又曰體用雖無較重用一邊在傍聽聞亦以尊誨爲好祿亦不敢質言者以其平日未嘗講充且有三人取二之義也歸又熟思妙兼體用之說似或近之而於妙字義亦恐未盡夫妙字本微妙之謂也而微妙者莫如理故先儒論理處每用妙字然則妙字只是形容理字之義也今若着用字則中庸所謂費也着體字則中庸所謂隱也於費處似不當着妙字獨於隱處乃可着妙字故愚之謂兼體用說似不

著嘗於妙字義者也然而先儒有妙用說夫妙用云者妙嘗與具乎用之中也非用之便爲妙也如隱嘗與具乎費之中也非費之便爲隱也較重用一邊恐似未然也更詳之而回教之千萬

答鄭仲喬

承審惠覆指陳頗詳語言甚精可知老兄之所造高矣爲之栢悅萬〻況今黃花令節棣候神相示祿只是慣〻無足仰喻第所謂妙字之義愚之前日兼體用說自謂未盡者非他也夫妙字只是微妙之謂也是故太極說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妙合

者合而無間之謂也示中妙不測妙用等引來諸說都是無極二五妙合中說也若非妙合之妙則何能爲神變不測之妙哉又何能爲體用之妙哉今以先儒所言妙合之妙論之妙字固可曰兼體用而亦似不可曰較重用邊看也妙字只是形容合理字本來面目若曰言體一邊而用未嘗不具則可矣豈可言用一邊較重乎愚見如是故乃敢云云而安知其是否惟在商量之如何如有未盡更回教之以破愚矇

答鄭仲喬

前月捎獲拜陽月廿三日書有時興懷輒一展看儘

覺故人之所賜大矣妙字義屢承來教大槩是費處
觀隱由用推體的意耳然下字之間不能無擬未端
云以其可見之妙者於用而不顯於體故耳所謂可
見之妙指何而爲妙耶倘非指此理耶若云指理而
言則費中之隱也烏可曰不見於體邪可見之妙便
是體而已矣㨿且言用邊較重者體可見於用之中
而用不可見於體上故邪來教云流行是氣之妙也
氣雖至精至微自是有形底物也烏可著以妙字乎
妙字元來是理邊說以其至微而無形底莫如理故
先儒之論理處每著妙字形容理之面目也來教云

妙合便是體用何必待妙合然後方可言兼體用乎
此論極是但鄙說妙合然後之意非是昨日妙合而
今始兼體用也妙合之前只是陰陽五行一體一用
及在妙合然後方說兼字之謂也來教韻書註解神
變不測即是本來字義也抑未知妙字上有甚造化
而自爲神變不測耶天下之神變不測莫如理氣也
理氣之外復豈有神變不測耶然吾輩今日之務不
專在於妙字上也先正有言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
於日用之間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隨事觀理
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則漸見妙處便作大路然矣各

加勉旃無負桑楡如何如何或有問我而言者曰子年已迫七旬雖惜分陰餘景幾何遽出此易得難明之語耶余笑曰雖迫七旬工未到顔淵三十年之半矣其可以七旬畫之耶任重道遠先聖有訓老兄聞此語亦將發一笑而必不以我爲過矣旣不以爲過則老兄亦必有商量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鄭仲喬

國哀邦慶民無異情蟄病山广無人相問卽承惠存其爲感服豈徒尋常知舊間相訊而止也蒲幅辭旨

足令病夫心開目明謹審新元動止神相仰慰且賀
永祿年來病情加損無常歲末重經丹毒幾危僅甦
此後風眩之症種種間發坐立間忽若雲霧中墮在
蓋禀受之薄已無可言而所謂平日小小見得每以
不能透快自患今又添却此祟隨起隨沒旋得旋失
安敢望無愧夫老兄之爲我道者哉只自浩嘆忝祿
無恙安閑之日莊誦不有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
丈夫之句以爲前聖開蒙吝之功去益難忘而不作
小丈夫則祿未敢自信復何暇提掖新進如老兄意
也所論新進後文之弊是名言然竊觀所謂尊德性

道問學兩句語偏廢不得者也惟此截而二之舉此遺彼象山實作偏矣以象山之才德猶有此一偏之累而遂至葱嶺之趣況其元來才德下於象山者耶偏於尊德性猶且不勝其弊況役文而無實者耶可懼可閔矯揉嚴防惕慮警發必如老兄之言然后庶幾挽回時人面目爾何幸何幸邵子有云人貴有精神有精神者多不醇夫以不醇之資急於聞道好為高談反多害事今聞老兄之言不勝感歎若以此提督學生回浮薄於平易朴實之頭挽幽曲於光明正大之地與之同享此樂豈不善哉豈不快哉惟冀老

兄十分愼重以副此望千萬千萬

與李乃弘 濟來

曩者歷臨不勝感激而但景短未克穩討而遽別寂寥山广不覺惆悵去留之情未知一般否近日雪事稍歇未審起居若何永祿原來歸崇不淺而近又添得寒泄蕭柳形骸餘日幾何正當息心休養以盡餘年而瑣屑冗雜每生於膝下之憂竊恐因此悠悠不能脫了賤丈夫事矣奈何奈何頭時所囑想已領略隨便示及如何

答吳希曾

秉祿索居山亡病又縈身遠近知舊徒切懷想而止
矣老兄不以無似而外之先施書問滿幅慇懃奉讀
再三不勝感戢但辭旨往往有過當處實非祿之所
敢承當者自不覺愧窘無已伏審比來動止萬福承
祿離索六七載屢經疾厄髮白齒落已不足惜而精
神氣力隨症隨損無復昔日樣子更甚事有求於世
哉只念天放野逸正合讀書神短才踈每多放下老
兄所云窮廬之歎無乃同病之憐耶然老兄禀質堅
確舊誦新得必不如此陋劣矣各屬遲暮之語讀之
不覺憫然大抵吾輩今日流光易失衰狀難佳而間

道之工如是甚顏情吾不知夕死之日將何以無愧於心耶孟子所謂終身之憂者是耳只當如諸葛氏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焉則庶或免曠漠中無知罔兩之鬼耶

答黃晉懋

承祿自弱冠出入貴鄉習聞執事之名而剤領未遂恒抱瞻詠即因素里獲承正月二十日書滿幅諄誨令人起敬罔知攸謝不審此時經候動止珍重玩績踐履之工日有佳趣否承祿家禍孔毒前春哭仲弟摧割之痛如何可勝示誨儘是吾家之指南問學之

要訣而至若艱難生受等語雖若泛言遣衷之通患不有如此做到無以知艱難生受之病不知爲艱難生受之苦則亦無驗夫進步際境此其所以躬親經歷有以造乎竆高之域者適發於簡牘言語之間如執事者眞不負大丈夫之事而亦無愧古人爲己之明訓也既以贊仰欽尙而旋愧自家之無得復何辭而奉質高明耶惟其質鈍曾無明師諒友之益見理未透又失流俗從事場屋漫然已十七八年矣其間顚頓狼貝不可勝言而隨處隨失如是孟浪豈有這裏一分好箇消息耶況年來鬢髮已白精力多耗看

書思索之間雖有小小領會而旋得旋失舊習山積新得如烟奈何奈何仰惟執事早脫塵臼眞工日淬有以發此傷時之意而兼悶學者偏長之病議論親切有味異日斯文之責執事其將有不得而辭者矣夯恨不得奉接淸光徒切鄕往惟冀珍重勉勵

與黃晉㦤

頃者湖南之旆聞已利稅往來平安何其壯哉老兄脚下元無高山險嶺否可想平日用工坦易平廣有能致此陽剛之力仰爲賀羨求祿自頃歸后連汨憂冗若干所得一任壞了奈何且近世朋友講劘之事

登不得聞而間有篤志力學之士亦未免各執所見未有資輔之實可嘆曾子曰以友輔仁夫仁不借扵友而非友無以成仁故曰輔仁輔之之道非講劘亦無以相資矣向造高軒日與諸友聯袂濂流賞春是何等勝事而歸而思之苟能對坐一室把勝談經其取資益儘不下十年之讀而殊未之及良可歎也湖南本名勝也往來之間必有可觀隨便示及如何

答金士瞻 斗應

長子婦朞服重宗之義也若於長子不得服斬而一孫衆子則其婦亦當從衆子婦服可也子不得爲斬

而於婦獨用長婦服於義未安前輩禮說或未之致

耶禮長孫婦大功亦爲重宗而又云其姑在則否春

府文之於此服亦不得大功而從衆孫婦服可也

是在禮說不暇更辨

海庵先生文集卷之二